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四十八回 起民意奸雄成一瞬 結書旨新句釋七言

卻說挹芬正要差人到劉公館喚他媽去，忽然外邊進來了個人，正是長鶴山。挹芬見他行裝未卸，滿面怒容，誤會他早聽見了消息了。那知鶴山卻不為這事。他一下車便趕到方大將軍那裡去，報告黃督軍處密商事件，那知一進去便碰了個釘子。原來這幾天方大將軍病了，健齋公子又托病未出，府裡只有韜庵。韜庵原是忙宋書唐畫慣的，那裡有餘暇來問這千秋大業。

況同大將軍因六姨太太的事原有些不歡，如今沒奈何因老子病了，做兒子的像省長、督軍出缺，參謀長、政務廳長循例代理一般，不能不將一應公事代拆代行。見那些請願書咧，勸進表哩，把頭腦子都脹痛了。想：「這種人也來做文章，可不辱沒盡讀書種子麼？」

這天手里正捏著一個廣東拍來電報，說廣西將軍大逆不道，不日便要學著那亂臣賊子宣佈獨立。心裡一嚇，手便索索抖將起來，止不住歎道：「前天有人替我刻了個『皇子第二』的圖章，我還有些不屑，好端端的一個皇子，怎便加上第二字，這不是天下最不平的事麼？那知如今連這皇子第二也靠不住了。」

若廣西一獨立，西南半壁已非我有，中原諸將焉知沒有聞風響應者。一朝瓦解，且沒為輿台，平生辛苦積聚下來的幾百卷宋板書，不要被民軍擡載以去，作他們的戰利品麼？」想到這兒，把他老子新恨舊怨一齊記將起來。

正這個時候，長鶴山來了。在鶴山心裡原很得意，想有這一來，也顯得自己也是風雲中人物了。所以寒暄數語後，便滔滔不絕，見說起與黃國華商量的事來。那知韜庵今天心緒不佳，最恨的是那些話兒，便厭著道：「碰見了就算了，說他些做甚。」

鶴山嘿然，將談風斂了，一場高興〔頓〕時冰銷瓦解。要見大將軍時，韜庵又說是病了，概不見客。只得忍著一肚子悶氣退了出來，到挹芬那裡，大半氣還沒平哩。

挹芬去問他時，他也一語不發，但捶著椅背歎息道：「我長鶴山還是守著你們這些有色有香無勢無利的，情談賭飲，便宜著多呢……」說還沒完，狗兒早嚷了進來，說：「了不得哩！」

奶奶到劉司長家要人去，不想長姨太太也在那裡，三言兩語不投機，正打得高興呢。」挹芬聽了，不覺花容失色。翻是鶴山安慰著他，說：「你且莫慌，這圍是要我去解的。」說完，匆匆坐車去了。

不曉得那劉公館的嗔鶯叱燕，竟成了全國龍拿虎躡的先聲。

不到幾日，京裡邊沸反似的鬧起革命黨來。有說大將軍府裡已捉住了整百個奸細，連姨太太裡邊也有與革命黨通氣的。也有說大將軍已被人狙擊過一次，不過沒中要害，現在創口還未收功，所以才托著病的。也有說狙擊大將軍的不是別人，便是那一人之寵的燕兒（那個美僕），所以有個叫什麼燕尾生的，也一溜煙逃走了。這種風說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。更加著外邊風聲一天緊似一天，直把個樊樓笙管的北京城，變做了風聲鶴唳的八公山。那些什麼鄭甘棠哩，劉復初哩，一個個縮著頭頸，再也不敢放個屁兒。

天子腳下，剎時便陰慘慘地大有西塞山前淒涼白鷺的景況。只有吃肉頭陀兀兀自蕭蕭散散的，留著一雙冷眼看人。這天，他獨自一個人走上街去，覺得路上的人都現著一種？錫不安的樣子，他兀兀自好笑著，想今天由得我來獨樂了。便有一步沒一步的走到了一個金碧輝煌的大酒樓門前。見那個掌櫃的正在那裡打盹，幾個伙計把一張大菜台卸下一段當作賭場，默默測測的抹著紙牌兒玩。

頭陀一步跨進，向樓上便走。有一個眼快的見是主顧來了，很現出一種納罕的神情來，跟著上樓道：「爺敢是尋人來的麼？」

頭陀搖搖頭道：「誰尋什麼人，兩壺酒、四個碟、二個湯、四盤菜便得了。」那伙計登時放下一臉喜色來，曼聲高調的喚了下去，又請頭陀揀了個臨街倚檻書畫喧爛的雅座。頭陀不覺暗暗說了聲慚愧，坐了下來。他那裡是吃酒，簡直是當他新亭峴山，憑眺寄慨罷了。不多幾時，酒已半酣，便離了坐頭，自倚著窗檻，遠看著西山漠漠，宮闕黯黯，有一陣陣西風掠著面龐過去，心中兀兀自感慨著。

忽聽得隔牆隱隱一陣笑語聲，接著呀的一聲，將窗推開了，便有一個鶯聲嚶嚶的倚窗笑道：「你也太嘍了。這也算得是詩的麼？你卻比起旗亭畫壁來。」一個少年男子笑道：「誰來說假話給你聽，其實是做得好。」女子道：「好在那裡，你倒同我說出來。要是說得不差，我便信你是個點鐵成金的能手。」

少年道：「好，你一句句吟出來，我要大發議論哩。」女子便吟著第一句道：

鳳闕鸞宮佳麗場，

少年道：「起手七字，將帝制光芒，狹邪徵逐，寫得十二分熱鬧。下文一跌，便令人有季主論卜之感。」第二句道：

新頒列第耀金張。

少年笑道：「此語不堪令劉歆等聞之。」第三句道：

曲江春盡笙歌老，

少年歎道：「一瞬風華，無端消歇，更不必聽延秋門上烏聲了。轉折處感慨哀豔，我真服了你了。」第四句道：

寂寞西山擁夕陽。

頭陀止不住將窗檻一拍道：「王敦作賊，織兒破家，斗大京城，冷暖如此。我還須對酒澆愁，謝此人事哩。」真是：

胸有塊壘十萬斛，下筆成淚淚盈握。